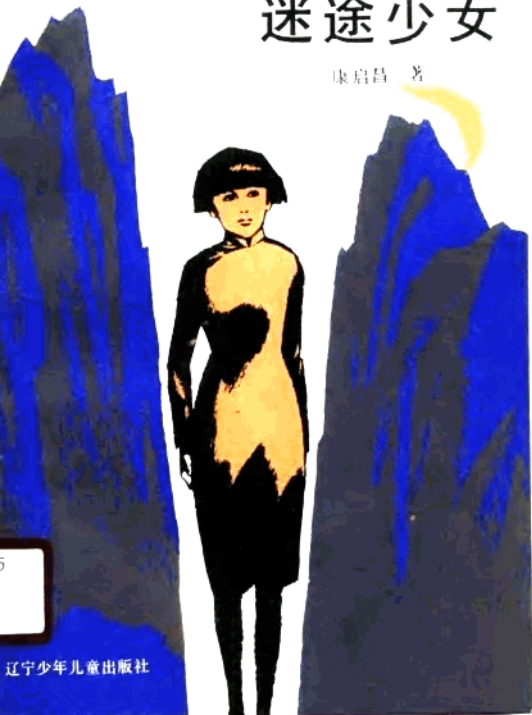


迷途少女

康启昌 著



迷途少女

Mitu Shaoni

康启昌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路8层1室2号)

责任编辑 王瑞超

封面设计 耿志远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毫米·印张7.75·字数140,000·插页2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15-0723-4/I·108

定价：2.20元

内 容 简 介

妙龄少女，有烂漫的理想，有热烈的追求。然而道路多歧，命运莫测，她突然迷失方向走进了人世的深谷。于是演绎出许多惊险传奇的故事。故事中有少女纯真的友谊，有青春期朦胧的情愫，也有在生生死死的大难中结下的奇特的爱。而这爱的苦辣酸甜，她能向谁说得清？



康启昌，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人，满族。

1950年参加铁路工作，曾先后在铁路子弟中学、沈阳铁路师范学校任教及沈阳铁路师范学校语文教师、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通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散文学会秘书长。

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百余篇，报告文学十余篇。1985年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烈火上心》。1987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目 录

一、撤退.....	1
二、国境线.....	6
三、温柔的侠女.....	11
四、江风篝火.....	21
五、不开心的舞会.....	26
六、大海是一首暴跳的诗.....	33
七、媒人上门.....	38
八、活报剧.....	48
九、关于找对象的辩论.....	56
十、订婚.....	62
十一、匆匆相聚又匆匆别离.....	67
十二、寻母.....	74
十三、小赌徒受戒.....	81
十四、生吃螳螂.....	87
十五、夜宿葫芦狱.....	95
十六、金鱼眼做梦想好事.....	101
十七、偶遇.....	110

十八、空城	118
十九、小尼姑的桃花案	129
二十、翻车	141
二十一、“伤重，想见你”	151
二十二、自由	160
二十三、被绑票	170
二十四、古井微波	176
二十五、“独立大队”	182
二十六、洪洞县的好人	192
二十七、两排亮扣的列宁服	199
二十八、“我爱你，为了你的美好……”	205
二十九、怀柔	213
三十、“黄皮子”传书	218
三十一、心儿不再激烈地跳	229
三十二、尾声	237

一、撤退

她两腿酸软，两只脚都打了血泡，一瘸一拐地走着，每走一步都象芒刺扎心一样绞痛。告别妈妈时那个豪迈劲，队伍刚出发时那个兴奋劲，全被这没头没脑的急行军给荡没了。她的心象这漫山遍谷的柞树叶子随风飘逐。

撤退，多么可怕的字眼。她昨天就听说了，这是撤退，而且就在他们后边便有国民党中央军的装甲车在追赶他们。他们必须离开公路，翻山越岭，钻进无人区。往哪儿撤呢？谁知道！她陶大年外号愣头青，平时象个毛头小子敢跟老师辩论真理，现在她问谁？方才她试着问万秀娟，“咱们这是去哪儿呀？不是说下乡演出吗？”“少问，这是军事秘密。”妈呀，问问都不准！如果不是这种没完没了的急行军，搞点军事秘密之类的游戏，大年是蛮喜欢的。但是现实提醒她这可不是闹着玩，这是真正的撤退。万秀娟还想瞒着她呢。不就是八路军打了败仗，学生工作团跟着撤退吗？昨天一起跟着撤退的同学已有十几个人开了小差，万秀娟瞒着谁呀？

她是听了万秀娟的话才参加这个学生工作团的。那天晚上她和万秀娟睡在万家厨房的半截坑上，谈到头遍鸡叫，学

生工作团男女同学一道工作的神奇有趣的生活使大年非常向往，她毅然决定，跟着共产党参加学生工作团，用青年的热血浇铸革命之花。现在可好，万秀娟一个劲地催促大家“跟上”，“不要掉队”，仿佛谁要掉队就是想开小差似的。陶大年真想开小差了。跑吧，跑回家去，妈妈在等待，弟弟在等待。她才不怕万秀娟说她落后呢。她真地想妈妈。想到妈妈，她的眼中立刻噙上了泪水。前边是哪，后面是哪，此处是哪，家在哪？她全然分辨不清，她机械地移动那双酸软的腿脚，肩上不过十几斤重的行李卷仿佛一座大山压着她，她的喉咙又干又渴。

忽然一股凉丝丝的东西象一条蚯蚓从她的大腿根缓缓地蠕动下来。糟了，她知道，这是女孩子最怕别人知道的事情，一月一度来潮的月经按日期应该是三四天以后的事，偏它总是赶脚。在这男女混杂的队伍中，要处理好这件事多不方便。

“跟上！陶大年！”万秀娟喊她，那眼神似乎在谴责她：不能积极冲在前面，想当逃兵吗？

她瞪了万秀娟一眼，她不想向万秀娟说明情况，她索性站在原地东张西望。她必须赶紧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她不能顾及万秀娟对她的怀疑。

“陪我去厕所。”她抓住走在最后的刘琪的胳膊。

“来事了？”刘琪打量着大年的脸色。

“小声。”

她们快步拐过山脚，钻进了萧萧瑟瑟的松林。小风象箭一般地地从大年的胯下穿过，大年腰腿之上立刻泛起了一层

鸡皮疙瘩，大年急匆匆地处理完她的“地下工作”正想往外走，刘琪却神秘地拽住她，“问你一句话。”

大年愣了一下站住了。

“想家不？”

“想。”

“我对你说一件事，不许你告诉万秀娟。我们几个人合计好了，偷着回家。”

大年吓了一跳，大年想过调头往回跑，她恨不能马上结束这讨厌的急行军，然而真地偷着回家，这还了得，大年不敢，愣头青还没愣到这种程度。

“我走的时候，我妈正睡觉……”刘琪皱着眉峰，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悔恨。

“我妈也是不愿我走。”大年的眼角上立刻潮湿了。

“快走，你们俩踩蚂蚁蛋……”万秀娟站在高坡上喊。

“瞧她那个神气劲，说咱们踩蚂蚁蛋，还是你的好朋友呢。你别理她。”

万秀娟又喊两声，陶大年真没理她。万秀娟放下自己的行李跑了过来。“怎么，你病啦？”

“她来事了。方才肚子疼得要死，你还说我们象踩蚂蚁蛋。”刘琪嘴巴上能挂住油瓶。

“啊，我检讨。大年，好些没有？”

“好了。”大年带答不理地说。

“喂！”万秀娟用手卷成话筒向前边喊道，“事务长！贾明！这儿有个病号！”

被叫做事务长的贾明是一位高大粗壮方头方脑的男同

学，他应声赶来，伸手便去接大年的行李。

“不，我自己能背。”大年一扭身子，紧紧拽住自己胸前的行李绳。

山环岩列，群峰耸峙。陶大年跟在队伍后面眼睛一阵一阵冒金花，脑袋一阵一阵冒虚汗。山野里火红的五角枫、油绿的青杠柳、金黄的落叶、雪白的小花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秋色图，大年一眼都不爱看，她只觉得奔腾在峡谷山道上的山风总跟她作对，不管她面朝东还是面向西，它总是迎面吹来，给她增加前进的阻力，使她感到快累死了。

休息二十分钟，陶大年仿佛遇到了大赦，她一屁股坐在行李上再也不想动弹了。口渴得要命，嗓子眼儿里的热气大概快接近燃点了，划根火柴就能燃烧。

“咦，水，河！”刘琪叫道。

一条汨汨作响的小河距离她们不到五十米，男生们捷足先登已经在河边痛饮了。

“我去打水你等着。”刘琪掏出饭盒走了。

贾明捧着一饭盒水来了，“来，陶大年，优待病号，喝点。”这位膀大腰圆的事务长心却挺细。

“我，我自己去喝。”大年一个冲劲呼地站起身来。她觉得这个刚刚认识两天的男同学有股子纯朴的热情，但她是个刚强的人，她并不愿意别人把她当成病号呢。

“别去了。”刘琪空手回来了，“你没看见上游放牲口吗？这水乃是牛粪马屎的混合液，你敢喝吗？”

贾明冲刘琪一笑：“不干不净，喝了没病。这沟里的老百姓全吃河水，他们因为姓马不能吃井水，吃井水马够不着

要受穷的，所以全沟里没有一口井。你不喝还是不渴。”贾明说完转身要走。

大年一把拽住贾明的袖子，“拿来，我喝，我尝尝这马尿牛屎的鲜味。”说完一扬脖子一饮而尽，“啊，太甜了！马家沟的水呀是救苦救难的神水，是起死回生的甘露，是止渴生津的灵浆。”她把饭盒交给贾明时，微微一笑说：“我喝醉了。”

贾明对陶大年的豪爽劲，一直怀有好感。他觉得她怎么很象他死去的妹妹。贾明走后，刘琪指斥大年：“方才你还肚子疼，真是愣头青！”自觉比大年大两岁应该管管这个愣头青。

“没事，这叫今日有酒今日醉……”

“别瞎扯——看见那片高粱地了吗？”

大年看见沟口有一片长势不旺的高粱地。

“干什么，想吃甜秆吗？”

“不，我们假装上厕所，钻进去谁也找不着，等他们都走了，咱们出来往家走。”

大年实在走不动了，她哪儿也不想去，“我这两条飞毛腿怎么象两条木棒子？”

“走吧，陶大年，八路军打败了，丰乐进去了国民党。国民党的中央军才是中国的正牌军队。”

“那是正统观念。”大年以前听说过，国民党的中央军才是中国的合法军队，可是万秀娟却说，那是正统观念。国民党中央军，她没见过。她亲眼见过八路军，八路军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大年觉得八路军没什么不好。

“正统观念有什么不好？”刘琪是正统观念维护论者，
“咱校学生男女生加在一起一千多人，跟着八路军走的一共就咱们十几个人，你说八路军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跟着国民党？”

大年肚子疼没精神跟她辩论，她虽然主张反正统，但是这腻人的急行军，这倒霉的例假，这刻骨铭心的乡愁，把她的脑子搞乱了。

“你到底走不走？”

“走也得告诉老万一声。”

老万就是万秀娟。她姓万，又是全班岁数最大的人，学号是一号，“一”的英语发音是 one（万）所以大年管她叫老万。

“告诉她就完了，走不成还得检讨。”

“检讨就检讨。”

“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过你。不走，你将来别后悔。不过，我们走，你先别告诉万秀娟。”

哨声响了，说别的都没用，还得走，一瘸一拐也得走！

二、国 境 线

这天晚上，陶大年跟万秀娟睡在一起。她们同住在一户贫农家中的北炕上。北炕常年不烧火，冰冰凉。万秀娟把自己的狗皮褥子横过来两个人铺，她两人又把被子打开睡在一个被窝里，互相用身体取暖，说悄悄话。

“老万，我走不动，想家。”大年的热血凉了。

“什么？”万秀娟的耳边不啻于响起一颗炸弹，她把被子拽过头顶，俩人的脑袋都埋进被窝里，厉声教训大年，

“想找死吗？我们虽然是学生，可是这也是参加革命了。现在回家，不是投敌叛变吗？”

“我不投敌，我想家。”

“没出息，三分钟热血！”

“光是行军，不打仗，也不演出，有什么意思？”大年觉得失望的是学生工作团没有演出，没有战斗，没有象万秀娟所描绘那种新奇的画面，只有整天钻山沟。

“傻子，打仗，你会吗？演出，后面是国民党的追兵。咱们现在是撤退。”

“他们说，再往前走，就到鸭绿江了，还往哪儿撤？”

“是啊，鸭绿江就是国境线，过江就是朝鲜。我们大概要背水一战了。背水一战是要破釜沉舟的。”万秀娟的幻想更加壮丽，你听说过八女投江的故事吗？她们宁死不当敌人的俘虏，多了不起！”

大年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一个英雄的画面，滔滔江水，泛着鲜红的血，女英雄们壮志未酬的脸……

“你怕死吗？”万秀娟的激动劲没过去。

“我，不怕，可是，我妈会想我的……”

不管怎样，陶大年还是决定不跟刘琪回家，跟万秀娟走，背水一战，也许不会死，戴着红花去见妈妈。她对死的看法太朦胧了，死了便永远睡着了吗？

第二天早晨出发时，刘琪与另外五名学生没来集合。万秀娟派大年去找，大年知道刘琪可能藏到什么地方，她却没

有认真去找便对万秀娟说，他们走了。

“这些小布尔乔亚，全是动摇派，不管他们，咱们出发。”万秀娟生气了。

丰乐联中从安城撤退时共有十五名学生，不到三天跑走了八个，剩下这七个人心情也都不好。

“喂，快看哪，鸭绿江！”走在前边的汪维汉忽然有了好情绪，他举起胳膊向同学们大喊。

“国境线，我们到国境线了！”

“背水一战哪！”

少数几个男生兴奋起来，多数学生还很沉闷。疲惫、困乏、饥饿、口渴，使他们打不起精神来。

“陶大年，林主任说，我们从这过江。”

是吗？过江到朝鲜去？朝鲜是中国的邻邦，安城有不少朝鲜人经常过江去新义州。现在他们要从这个偏僻的陌生的小村过江，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大年熟悉几个朝鲜小朋友，学过几句朝鲜语，说不定能用上呢。

急行军暂告结束，大年的肚子也不再疼痛。她坐在江边从行李里边抽出一管横笛吹了起来。

“好！”贾明带头鼓掌叫好。

陶大年心想，这叫好？戚雅玲吹得比我好不？于是她又吹了一首《渔光曲》，那是她和雅玲一起刚学笛子时吹过的。

忽然人群一阵骚动，有人叫道：“高司令员来了！”一位身穿黄布军装绑着裹腿的八路军首长已经来到学生中间。贾明认识他，毫不拘束地跟他讲话：“报告司令员，我们走

得山穷水尽了！”“哈哈，小鬼，你不知道，还有柳暗花明吗？”

陶大年正注意高司令员的裹腿，和战士一样打得上细下粗，那形象在大年眼里有点滑稽。

“瞧他那裹腿……”

大年跟万秀娟的话刚一开头就被司令员拦住了：“噢，小鬼，是你吹的《渔光曲》，吹得好！”

“我们欢迎高司令员给大家吹一段！”贾明带头呼喊。

“吹一段《夜半歌声》！”不知谁在下边起哄。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几天来烦躁、厌倦、疲劳、乏困的情绪一扫而空。

高司令员向大家挥手致意，高声讲演：“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呀，这声音虽然很大，却不是扯脖子嘶喊，就象两件银器轻轻那么一碰便发出如此响亮悦耳的声音。这声音的风格很象话剧演员那样宏亮，又象国文老师那样富有韵味，绝不象一位军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调门。大年仿佛在哪听到过这种声音，是在梦里吗？啊，在丰乐山洞中遇到的那个受伤的“国兵”，也有这种好听的韵味，他们俩的声音“何其相似乃尔”。

“整整三天三夜，你们吃不好，睡不好，一路小跑，背着行李……同学们，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灾难。蒋介石破坏和谈，发动内战，大举进犯我们的解放区。他们用三个师的兵力强夺我们的安城，然后准备从南到北吃掉我们，占领全东北。我们被迫撤离城市，让开大路。我们的策略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池上消耗自己。听

说有的同学要求参军，要求背水一战。同学们，战争的目的是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我们不是亡命徒，不是苦行僧。再说你们还小，最小的只有十四岁，”高司令员转身问大年，“你十几岁？”

“十五！”大年大声答道，“一九三一年生。”

“看，小娃娃嘛！同学们，不能小瞧这个小字，你们人小志大。战争需要你们，将来的建设更需要你们。你们是革命的宝贝，国家的栋梁。小鬼，你将来做什么？”高司令员又一次问陶大年。

“当老师。”

“好，我们就是缺老师。我们的毛主席就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过老师——你呢？”他又问贾明。

“我想当将军！当司令员！”

群众哄然而笑，有人鼓掌。

“好，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

高司令员继续讲道：“现在你们已经退到了边境，山穷水尽。对面便是朝鲜，你们将从那里绕到祖国的大后方去，那里最安全。到朝鲜有朝鲜兄弟，还有苏联红军老大哥……”

象一锅开水沸腾了，学生们大声议论开来：“出国啦！”

“到大后方！”“朝鲜兄弟！”“苏联大哥！”

女生们对苏联红军多怀恐惧心理，她们觉得到一个有苏联红军的地方，缺乏安全感。

“司令员，您跟我们一道走吗？”万秀娟说出了大家心中要说的话，她们感到如果跟司令员在一起，就是撤到地缝里也不怕有什么危险。

“噢，不能。这里留有一个团在这打游击。我要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你们的林瑾主任代表我——小林，你们一共有多少人？”高司令员管林瑾叫小林，学生们听起来非常有趣。

“报告司令员，现有四个联中的学生一共四十四人。”二十几岁的女八路林瑾戴着三百度的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位知识分子。她回答司令员的问话时脸上露出惭色。大概是因为这个学生工作团在出发前共有一百多人，现在连一半都没了，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吧。

“很好嘛，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在我们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你们这里还有四十四名中学生跟随革命，跟着共产党，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小林，你要好好照顾他们，把他们一个不少地安安全全送到大后方去。同学们，我们还会再见的！祝你们一路风顺！”

掌声稀落，许多同学都掉下了眼泪。大年赶紧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向高司令员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

三、温柔的侠女

威老先生的家门户开放，被拘禁了一个星期的威雅玲恢复了自由。

班长段桂荣进院就说：“呀，你还没呆够啊，走，上街走走，街上可热闹了。”

不管雅玲愿意不愿意，段桂荣把她拉走了。

街上确实比八路军在时热闹，庙头那地方变成了露天大